



人，
是时间的囚徒。

时间的囚徒

邱华栋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JSPH.COM.CN



时间的囚徒

邱华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的囚徒 / 邱华栋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081-2

I . ①时… II . ①邱…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8582 号

书 名 时间的囚徒

著 者 邱华栋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常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081-2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时间就像牢笼，

将我们固定在琥珀一样的东西里。

我们无法选择，

唯有承受，

然后，努力地活出自己。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己亥年.....	001
第 二 章	一九五七年.....	010
第 三 章	1968 年 5 月 1—3 日	029
第 四 章	庚子年.....	050
第 五 章	一九五八年.....	059
第 六 章	1968 年 5 月 6 日	071
第 七 章	庚子年.....	081
第 八 章	一九五九年.....	090
第 九 章	1968 年 5 月 10 日	107
第 十 章	庚子年.....	120
第 十 一 章	一九六〇年	129
第 十 二 章	1968 年 5 月 11—15 日	144

第 十三 章	庚子年	156
第 十四 章	一九六一年	165
第 十五 章	1968 年 5 月 16—23 日	178
第 十六 章	庚子年	190
第 十七 章	一九六二年	199
第 十八 章	1968 年 5 月 24 日	209
第 十九 章	壬寅年之后	219
第 二十 章	一九六三年	228
第二十一章	1968 年 5 月 29 日	238
第二十二章	乙酉年.....	247
第二十三章	一九六四年.....	256
第二十四章	1968 年 5 月 31 日	269
后 记		278

第一章 己亥年

你想知道你爷爷的事情？老实讲，我也不是很了解他。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你爷爷很早就死了，死在了北京城，你是没有见过他的。这是他的照片，你瞧瞧，他是不是像我？是吧，是有点像我，我是他儿子，我当然像他。但你，你这个孙子就不怎么像他，或者说，那是因为隔代又加上混血，你就不像你爷爷了。你还是像你妈一些，像个中国人，你妈是个中国人。

你爷爷可是个地道的法国人，可他怎么来到了中国，并且最终死在了北京呢？这事儿说起来话就长了。让我慢慢告诉你。当然，这些也都是他告诉我的。你爷爷，我的爸爸，他叫菲利普。我们家三代人都叫菲利普，这样就好记了，对不对？你爷爷、我父亲是在地中海的科西嘉岛上长大的。你看看地图就知道了，科西嘉岛在地中海上，它的南面是撒丁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是地中海靠近法国和意大利海岸的、最有名的两座岛屿。撒丁岛早就属于意大利了，科西嘉距离意大利也非常近，从岛上坐船出发，顺着洋流，不用扬帆，很快就能到达罗马，而前往法国的尼斯和马赛，则要扬帆前行。假如不会驾驶帆船，那古怪的地中海风就会把你吹回到你出发的地方。

我父亲、你爷爷告诉我，科西嘉人讲的话和法国大陆上的人讲的不一样，发音、用词都不一样，习俗也不一样。科西嘉岛上都是山民和渔民，他们依靠征服和向大海索取来生活，跟那些在陆地上种葡萄和农作物过活的法国人不一样。岛上资源匮乏，人口却很多，所以，科西嘉人历来喜欢外出闯荡，尤其喜欢去意大利、希腊等地谋生。你爷爷告诉我，在过去，在罗马、热那亚、威尼斯、托斯卡纳、雅典，到处都有科西嘉人的身影，还有远到北非阿尔及尔和东部大陆上那座横跨欧亚大陆的君士坦丁堡的科西嘉人，所以，到

处都有浪游的科西嘉人。

从历史上看，科西嘉被意大利的城邦热那亚控制的时间最长。后来，法国拥有了科西嘉。但科西嘉人认为自己不是法国人，而是地道的科西嘉人。他们为什么这么想，我就不清楚了。人是很奇怪的动物，尤其是小地方的人，非常顽固，总是觉得他们和别人不一样。其实，他们和别人一样，甚至还不如别人呢。可既然科西嘉人这么想，那就会有自我意识的不断滋长，他们最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岛国。科西嘉人势单力孤，无法独立，可无论附近的意大利还是希腊，虽然觊觎科西嘉，但都吞不下它，只有法国势力强大，拥有了科西嘉岛。拥有就拥有吧，但很长时间里，科西嘉人就是不以自己是法国人而感到满意。科西嘉岛就这么孤悬在大海之上，科西嘉人则漂洋过海，四处谋生。

儿子，我告诉你，法国的普罗旺斯有一句谚语，说：“赞美海洋吧！但要留在陆地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它说的意思是，人，只有在陆地上才能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只有土地里才会不断地长出粮食。人可以赞美海洋，但海洋是居心叵测的，是无法彻底征服的，就如同鱼是洄游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鱼不会生长在树上，渔民有时候会一无所获。而陆地上有树，有森林、植物、粮食，还有各种动物。所以，陆地是丰富的，大地会带给人类所有的东西。人，就应该“赞美海洋，但要留在陆地上”。

当然，这是一种十分保守和耍机灵的说法。儿子，我知道你会反驳我，你说，海洋也是另外一种陆地，海洋里面什么都有，各类的鱼虾、海生动物，种类比陆地动物更多，海洋才是真正的农田，肥沃的、取之不尽的农田。

是的，我看可以这么说。科西嘉人就这么认为的。但是，去问狂暴的大海要粮食，那是非常不容易的，科西嘉人是尝尽了苦头的。

作为一个科西嘉人，我父亲、你爷爷的性格里，天生就有一种强悍的、渴望冒险的因素。这是大海赋予他的。他曾告诉我，在科西嘉长大，为了谋生，要不断地出海，出海去打鱼。每次出海，都要遇到大大小小的风浪，好几次险些葬身鱼腹，丧命于大海，但他却意志坚强，不为所动。我父亲、你爷爷曾经从一幅地图上看到，在大海的东边，从意大利登陆后一直往东，有一块巨大的欧亚大陆，能够一直延伸到中国，那是一片带给人想象的巨大的土地。他当年就猜想，自己是不是能跑到那足够远的中国去，过一种无法想象的生活，后来，他果真做到了。怎么做到的，让我慢慢讲。

我们菲利普家的祖籍在科西嘉岛上的卡尔维村。你记住了，卡尔维村。那是科西嘉岛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子，往岛上走，不远就是连绵的山峦了。由于家里缺乏劳力，你爷爷、我父亲菲利普是家里的男丁，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她们很早就出嫁了。家里需要他这个男丁干活，在岛上的山区

牧羊，在大海上撒网捕鱼。你爷爷、我父亲他身体强壮，后来在北京，我记得他还经常给我展露他的大块肌肉，虽然他当时的年纪越来越大，却依旧非常强壮。

就这样，你爷爷、我父亲在科西嘉岛上长大了。成年之后，他不断地感受到血液里有一种强烈的呼唤，要他到远方去。那地方一定是比科西嘉岛到巴黎的距离还要长，只有那远方，才有美妙的新生活。我的父亲、你爷爷，从小喜欢看地图，地图召唤他使他很想去新奇的地方，那遥远的所在也在不断地召唤他。那时候，他很年轻，可这个菲利普，他就心怀梦想，觉得只有遥远的生活才是他向往的，是他想追求的。实际上，不过是他对过于贫瘠的科西嘉岛上的生活不满意罢了。

我想象着，那个时候的你爷爷，是一个浑身带着鱼腥气和杀气的人。他在岛上过着沉闷的、一成不变的生活，内心里闪耀着时刻想逃走的想法。结果，机会果然来了。

那是在一八九九年夏天，连日的风暴席卷了科西嘉岛的卡尔维村，把卡尔维的很多渔民的船和房屋都损坏了。地中海一般都是风平浪静的，可你爷爷、我的父亲老菲利普告诉我，那一年就很奇怪，海上忽然刮来了黑风暴，带来了狂暴的雨水和闪电，以及大风，迅速毁坏了人们的生活。

等到暴风雨停了之后，岛上遭到了灾害，房倒屋塌，财产损失巨大。岛上的渔民们需要出海打鱼维持生活。你爷爷、我的父亲就来到码头，寻找自家的船。他看到，此刻，一些渔船完全被风暴毁坏了，无法出海，岛上的渔民们骂骂咧咧，商议着怎么办。大家其实是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应付这可怕的天灾。

有个叫朗贝尔的家伙，他比我父亲、你爷爷大几岁，从小到大，一向是你爷爷的死敌，他欺负他很多年了，常常和你爷爷打架。这一次，看到我父亲、你爷爷菲利普家的渔船受损比较轻微，稍微修理一下就能够出海，而他的渔船受损严重，就找到我父亲菲利普，提出来一个要求：“喂，菲利普，我要借用你家渔船一天。我的船坏了。”

我的父亲、你的爷爷想了想，说：“可以，但要等到明天，我才能借给你。今天我要出海打鱼。家里人等着吃鱼呢。家里没有吃的了。”

他说的没错，他的父母亲，我的爷爷奶奶，你的曾祖父曾祖母，不巧在那时都得了病，卧病在床，非常需要新鲜的鱼汤。

朗贝尔在嘴里翻转着嚼着的烟丝，他那死鱼眼里放射着怒火。他一把扭住了你爷爷、我的父亲菲利普的胳膊：“不行，就今天。必须借给我！”

“今天，不可能。”我父亲菲利普看着已经纷纷出海的其他渔船的影子，漂逝在大海的波涛之上，形成一个个波动的点，说，“朗贝尔，今天，我不



能把船借给你。”

“你不借也得借。”朗贝尔一副流氓相出来了。他过去总是能够把菲利普打倒在地，他欺负他很多年，菲利普都忍着。

“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借我的船？那么多人都有船。”我父亲说。

朗贝尔干笑着：“因为，你是个蠢蛋，你根本就打不来鱼，所以，你出去打鱼也是徒劳的，不如借给我，今天你就得借给我。”他说的虽然不是事实，但每一次我父亲去打鱼，确实比很多人少，但他还是能打到鱼的。

“因为风暴和洋流的原因，今天的鱼肯定多，我不可能借给你——我必须去打鱼了——你——”

我父亲菲利普的话没有说完，朗贝尔就一拳打了过来，你的爷爷立即躲闪开，他们旋即扭打在了一起。他们这一架打得很凶，人们看到两个人都把对方打倒在地了，然后，他们抱着滚在一起，互相扭打。

过了一阵子，其中一个男人站了起来，身上沾满了海边的碎贝壳和沙子，人们看清了——他是朗贝尔。

“妈的，跟我打，你还不行。真不行。呸。”他吐了一口带血的吐沫，然后踩了菲利普一脚，走过去，上了我父亲、你爷爷的那艘渔船，策动船帆，扬帆出海了。

我父亲，你的爷爷菲利普，他半天才站起来，喘着气，咳嗽着，揉着胸脯和肚腹，那里刚才遭受了朗贝尔的几下重击，他被击溃了。他吐出来一口痰，里面带着血，还有一颗牙齿。他坐在岸边，看着其他的人或者在修补渔船，或者出海。人们不再关心这场打架，它已经结束了。人们各归其位，各忙各的了。

到了傍晚，打鱼的船纷纷回来了。由于风暴席卷了洋流，洋流也带来了丰富的鱼群，今天，他们的收获很丰富。所以，有时候，事物总是有两面性。你一开始以为风暴是不好的，但风暴却能带来一些改变，带来洋流里更加丰富的鱼虾。这也是风暴给自己的破坏力造成的危害所给予的补偿。这是大自然的逻辑。

朗贝尔也回来了，船上还有一个助手，那人是个非常会打鱼的哑巴。他很高兴。别人问他：“怎么样，朗贝尔——”

朗贝尔干笑着，“鱼很多，很多，鱼满舱了。”他说得对，他和那个哑巴打来了很多鱼，满舱了。

这时，我的父亲站了起来，他走过去，他说：“朗贝尔——”

朗贝尔回过头，“干吗？”

“你今天打的鱼，得给我一半。你借我的船，你得给我一半的鱼。这样

才公平。”我父亲菲利普平静地说。

朗贝尔的眼神变得有些惶惑和不解，接着，就有些愤怒了。他一定以为我父亲、你的爷爷菲利普发疯了：“给你一半的鱼？好吧，那你自己去拿吧。”

他以为我父亲、你的爷爷菲利普不敢、也不会去拿他朗贝尔捕来的鱼。但我父亲走过去，开始在船舱里收拾那些鱼。他有一个很大的袋子，可以装一些鱼。他把鱼按照收获，装满了一袋子。

然后，朗贝尔就在他身后发动了袭击。他拿出了一把刀，直接刺向了我父亲、你爷爷的肩膀，可局面很快发生了变化，我父亲侧身躲开了，他这一次是有备而来。可能他在内心里已经多次想象了这一次的角斗，他轻松地闪开了那把刀，然后，他们都跳到了陆地上。

两个人不说话了，弯下腰，对峙起来。

人们都在观察着他们俩。他们觉得有好戏看了，就欢呼起来。但立刻又觉得不应该欢呼，因为他们感觉今天兴许会出什么事情。

朗贝尔和我父亲看着对方的眼睛，用眼神在较量，许久都没有动。人们一开始非常紧张，毕竟他们动刀子。可渐渐的，他们感到有些焦躁了，他们觉得，这出戏可能并不精彩。正在这时，朗贝尔和我父亲就撞向了对方。人们轰的一下散开，看着他们打架。

这场架打得比较漫长，两个人有些势均力敌。朗贝尔身材高大，壮硕，我父亲、你的爷爷菲利普相对比较灵巧。他们忽而抱在一起，忽而分开，忽而倒地，忽而又站起来，只有一把刀，一把闪亮的匕首——那本来是朗贝尔的，闪着雪亮的寒光，现在在两个人的手里交替着过着手，看得人眼花缭乱。有时候，是朗贝尔手里的匕首眼看着要扎进我父亲、你爷爷的胸膛了，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的手腕一翻转，匕首又到了我父亲、你爷爷的手里。等到那匕首眼看着要扎进朗贝尔的肚子时，忽然，匕首一下子又到了朗贝尔的手里，险象环生。

两个人的这场架，打得天昏地暗，一直打到了太阳忽然落了下去，天幕一下子变得暧昧黯黑了，才终于结束。最终的结果是，我的父亲，你的爷爷菲利普把朗贝尔打死了。

实际上，我父亲后来回忆，他们那一场架，也就打了五分钟，就在那五分钟的时间里，太阳就落到了大海里。朗贝尔的那把刀，最终割开的，是他自己的喉咙。或者说，是我的父亲、你的爷爷菲利普用朗贝尔自己的那把刀，割开了匕首主人的喉咙。

菲利普胜利了。

大家目瞪口呆，这个时候才想到，科西嘉岛的这个小渔村，已经很久没有杀人事件发生了。于是，大家惊慌失措，各自奔逃回家。



渔民之间发生了械斗和命案，在科西嘉岛民之间，过去常有。后来不多了。科西嘉人主要是同法国人、意大利人打架，互相之间不怎么打了。所以，我父亲、你的爷爷菲利普打死了挑衅者朗贝尔，他回到了家里，将袋子里的鱼交给他父亲。他那病弱的父亲和母亲，都已经知道了儿子杀死了朗贝尔，有女人早就跑来告诉他们了。

他父亲、我的爷爷当时患感冒了，可他还在沉默地抽着烟，咳嗽着。过了一会儿，他对儿子菲利普说：“朗贝尔的家族势力很大，你不是不知道。”

母亲过来拥抱住他：“儿子，你要赶紧逃跑！他们会很快来抓你的。他们已经去找保安官了。”

说到了逃跑，我父亲、你的爷爷菲利普的眼睛忽然一亮。他内心的火苗一下子点燃了。他想起了他看到的地图，以及对地图上很多陌生地名的想象。是的，现在就跑，现在就跑！他看到母亲已经给他准备了一个包袱，里面都是食物和衣物，他明白了，父母亲都希望他赶紧逃跑！

他必须逃跑，朗贝尔尽管是个流氓无赖，但他被打死了。朗贝尔的家族在这片渔村里势力比较大，肯定不会放过他。我父亲、你的爷爷杀死了人，尽管他占着一些理，但他毕竟杀了朗贝尔，他就要付出代价。

“那我走了，我走了！”我的父亲、你的爷爷菲利普拿起了包裹，拥抱了自己的父母亲，转身就隐入了夜幕中。

就这样，为了躲避牢狱之灾，菲利普离开了家，趁着夜色，来到了岸边，划着渔船，前往科西嘉岛西北部的法国大陆。

他没有停留，连夜逃离了科西嘉岛。这天晚上，海面上刮起了一阵风，风里有着咸腥味儿。我父亲、你爷爷那一年还不到二十岁，但他的胆子很大，在与大海的搏斗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海风将船帆吹得异常鼓胀，风带着船在跑。在黑暗的大海上，我父亲、你的爷爷菲利普眼望天空中那密布的星星，寻找着他熟悉的星座，判断着方向。夏天里，北极星非常明亮，一些他熟悉的星座在天空中呈现，指示着方向。这是他从那些成年的船夫那里学到的，现在都派上用场了。

他感觉船是一直在向西北方向，也就是法国大陆的方向行走。他觉得，自己最好逃到法国去，因为朗贝尔家族在热那亚和罗马都有亲戚或熟人，很容易找到他。所以，必须逃到法国去，逃到科西嘉人都痛恨的法国去，这样就不容易找到他了。在船上，他感觉有一阵子，船被怪风裹挟了，那奇怪的风是从各个方向刮来的，刮一阵子南风，刮一阵子北风，刮一阵子西风，再刮一阵子东风。等到天亮了，我父亲在船上一看，还能远远地看到科西嘉岛的形状。

原来，一个晚上都因为那怪风的原因，船在原地打转。我父亲傻眼了，转了半天，原来遇到了鬼打墙。而且，远望科西嘉岛，但见渔船竞发，帆影点点，正在向这边驶来。其中，有没有保安官带领的警察来抓他，是他无法确认的。很有可能那些帆船里就有来抓他的人。

他沉住气，观察着洋流，默默地回想着那些经验丰富的船夫告诉他的技巧，观察方向、风向、洋流的速度，然后调整船帆，找到了感觉。他的船开始沿着向西北方向进发的路线，在洋流的带动下，在风的鼓动下，一路向着法国大陆而去。这一次，帆船没有再出现鬼打墙的现象，洋流和风带着船，船带着我父亲，一路西行。

他在船上储存的淡水够用了。到了傍晚，尼斯附近的海岸线就出现了。他继续沿着海岸线进发，洋流靠近大陆的时候会与海岸线一起向西北方向顺着走，这很有利于他尽快到达马赛港。夜幕降临了，船还在走，我父亲感到十分困倦。走了一个白天，一个夜晚，再加一个白昼，如今又是夜晚了，大陆的轮廓线在半明半昧的夜晚光线中，如同一头巨兽在睡眠的身体曲线，这也是法国在他内心里唤起的奇异的感觉。船又走了一阵子，远远地，可以看见马赛港的一些灯火。他终于靠近了目的地。

马赛港是法国南部的大港，这里大船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开始有大船经过他的小船身边，他感到了兴奋，调整航向，尽快靠岸。

在距离马赛港口不远处的一个荒滩上，他登岸了，丢弃了帆船，带着自己的包裹，来到了马赛港。

这天晚上，他是在树林里睡的。蚊虫叮咬他，他感觉不到疼痛和痒，因为他太累了。此时，他梦见了科西嘉岛卡尔维村那个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嘉尔曼姑娘。这是他后来在北京告诉我的。

他说，那个叫嘉尔曼的姑娘长得很丰满，而且非常风骚和早熟，她早就跟一些水手乱搞过。她只有十六岁，比他还小一点，却十分成熟。她打算勾引他，每次他去她家开的杂货店买盐和面包，一旦碰到没有人的时候，她都冲着他挤眼睛，揉着自己的丰胸，让她看那两坨肉的缓慢运动。这个时候，我父亲、你的爷爷、少年菲利普就脸红心跳，赶紧逃走，背后是她发出的放荡的笑声。

有一次，他终于鼓起勇气靠近她，在她的诱惑和鼓励下，伸出手去摸她的胸。忽然，背后有只大手拎住了他的衣领：“小流氓，给我滚！”

原来，是嘉尔曼的爸爸，那个专门贩卖羊皮到热那亚的商人抓住了他，真倒霉。他挣脱之后，跑了。可嘉尔曼她爸竟然带着她，在傍晚的时候找到了他家，非说他猥亵和骚扰了她，她在那里掩面假装哭泣，那样子好像是她受到了多么大的委屈和侮辱。



菲利普有苦难言，他父亲、我的爷爷恼怒地打了他一顿，赔了嘉尔曼父亲一袋鱼干作为补偿，才算了事。这让他看清了一些女人的诡诈和男人的无耻。

那一天晚上，在马赛港附近的树林里，疲倦而睡着的我父亲菲利普，因为梦见嘉尔曼姑娘而梦遗了。身体的异样动弹，使他惊醒了，他感到马赛的凌晨天气很凉。海边非常潮湿，天已经蒙蒙亮了。他醒过来，非常恼怒，嘉尔曼后来还和朗贝尔有一腿，他们在一艘搁浅的破船上乱搞，被嘉尔曼的未婚夫——一个脸上长满了雀斑的渔夫发现，追打了她半天。

想到了这些，“呸——”他吐了一口痰，心情恶劣。

他吃了一点母亲给他准备的鱼干，鱼干非常硬，难以下咽。没有淡水了，重要的是要喝水。他向马赛港走去。

他后来告诉我，那一天，他看到了一八九九年的马赛的光景。那是一个热情的、奔放而凌乱的城市，马赛非常躁动。因为是港口城市，到处都是人在活动。南来北往，哪里的人都有。起先他担心被人看出来他是科西嘉人，会遭到歧视，但他发现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没有人关心他是从哪里来的，别人关心的只是他能干什么，有什么利用价值。马赛的人多得让他眼花缭乱，心情激动。

他很快找了一个店铺，干起了伙计，负责搬运货物。港口的大船小船来来往往，货物很多，装卸、售卖、运送，都需要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安顿下来之后，他就开始寻找机会，到更远的地方。这时，他想的是去英国，传说那里的羊肉很多，吃都吃不完。

有一天，他在街头溜达，碰到了个征兵站，几个法国士兵穿着模样滑稽但也不算漂亮的军服，在那里征兵。他探头探脑地走过去，被注意到了，一个长着夸张的两撇胡子、头戴高帽子的军士长问他：

“来吧，年轻人，当兵最好了，法兰西万岁！我们去远方打仗啊，为了法国的荣耀！法兰西万岁！”

他走过去，问那个军士长：“当兵，能去哪里啊？去的地方远吗？”他现在有些心潮澎湃了。

军士长吹着自己的两撇胡子：“年轻人，你要是加入这支部队，很快就出发了。下周就开拔！我们要去的地方远得很！我们这支部队，将在下个星期离开马赛，到遥远的印度支那去换防！印度支那！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到处都是芒果和姑娘，鱼和大米！参加部队吧，为了法国的荣耀！”

我父亲听到军士长这么说，眼睛一下子亮了：“印度支那？我是听说过。那太好了，我参加，可印度支那在哪里啊？”

“印度支那在哪里？小伙子，我也说不清楚，我也没有去过，我也只是

在一张地图上见到过，那里遥远得让我感到头晕。但是，小伙子，那里是法国人的地盘，赶紧加入我们的部队，那里有叛乱，需要我们去收拾那帮亚洲猴子！你这个年轻人，我一看就知道你很勇敢，是不是？”

我父亲菲利普不仅勇敢，他还敢于冒险。何况，他那时一无所有，这对于他也是一个机会。我父亲就这么加入了法国的远征军。一周之后，新兵训练没有结束，他就登上了大船，前往遥远的东方印度支那。过去，那里叫安南，是中国的藩属国，一八八七年之后成了法国的殖民地。走的时候，我父亲的怀里揣着一张地图，地图上显示，印度支那是一片狭长的土地，从亚洲大陆上伸展出去的一块立锥之地。

我父亲、你的爷爷菲利普乘坐的运兵大帆船在大海上整整走了三个月，才抵达了印度支那。他在一八九九年的下半年，在那潮湿的天气里，登上了新大陆。

登陆之后，我父亲发现这里有山峦，有河流，有森林，有村庄，有人和动物，云彩和植物，但人的说话和鸟的鸣叫，都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这就是大千世界的千差万别，这就是人世间的风云变幻。

我父亲经常说，一个人命运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很多人。比如，他从科西嘉岛跑到了马赛，从马赛又跑向了印度支那，最终，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儿子——我，以及他未曾见过的你，这个孙子，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一八九九年这一年，我父亲后来告诉我，按照中国的历法是己亥年，猪年。己亥年的秋天，我的父亲来到了亚洲大陆南端的印度支那，去那里换防，在那里有了新的故事。



第二章 一九五七年

“爸爸，你要到哪里去？”我跟在他后面喊他。

我忘记了他听不见我，也看不见我，他就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我赶紧飞在空中，追上他的脚步。

那是一九五七年冬天的某一天，我记得那一天天气很不好，阴沉沉的，我看见我爸爸正穿越北京钟鼓楼南面的一条胡同回家去。我跟在他后面飞，他照旧无法察觉。我很心疼我爸爸，有时候，我会降落在他的肩膀上，感受他的体温。我爸爸很消瘦，一种彻骨的寒冷让他很难耐，我可以感觉到衣着单薄的他在轻微地哆嗦。爸爸，爸爸，你是身体感到寒冷还是心里也很寒冷？你女儿咪咪什么都不能帮你分担，咪咪我已经死了，我不过是一个轻飘飘的灵魂，还在陪伴你而已。

人死了，变成灵魂了，重量轻得几乎不存在，个头也很小了，就像是一个婴儿那么大。但这些你都不知道，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爸爸，你的故事由我这个你永远都看不见的女儿咪咪来讲述吧。因为，我对于你来说，死了之后就是不存在的。咪咪是一个不存在的女儿。就让我来讲述吧。

那一天，我飞过去，蹲在你的肩膀上，转过一个街角，和你一起看见了在黑灰色的云彩映衬下的北京钟鼓楼那巍峨的身影，感到了时间的力量。你自言自语说，人是时间的囚徒，人挣脱不了时间的枷锁和控制。

时间是过得很快，转眼之间，我也有十多岁了。时间的流逝使我也产生了记忆。人不可能活在时间的前面，人可以主导属于自己的时间，但最终，一个人失去了生命之后，这个人度过的时间就会被封闭起来。就像我一样，我在父亲的记忆里，一定只是那个襁褓里的、不到一岁的小女孩，我死了，

就像琥珀一样，被封闭在时间和父母记忆的牢笼里，成了囚徒。人战胜不了时间。时间让死亡带走了生命，但会留下记忆，使人成为传说中的烟尘和沙砾。我爸爸经常这么说。

可是，他不知道我现在是一个自由轻灵的灵魂，可以陪伴他左右，我看得见他，我还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我能知道他的一切，但他看不见我。这多么有意思，我即使想让他知道他也感觉不到。

我站在爸爸的肩膀上，跟着他转过一个胡同。在一九五七年的天空下，我看到了钟鼓楼那巍峨的躯体。爸爸很喜欢老北京那灰墙灰瓦的建筑、胡同和四合院。现在，爸爸在仰头看天，看到了乌云翻滚，一种灰黑的气息在聚拢。在一九五七年的天空下，他感觉到风云正在聚集和变幻，我爸爸疑惑地想：这一年，会发生些什么呢？

说起来，我爸爸菲利普，包括我，听说还有我爷爷——也叫菲利普，我们的血液里，都有喜欢冒险的因子存在，就像我蹲在父亲的肩膀上左摇右晃，就是不会掉下来一样。我死了之后，像活着一样，十三岁之后，身体里就有月经了。每个月都流，但是谁都看不见。我也有一种想和男孩子亲近的愿望，可是茫茫的世界上，只有我在飘浮，看不到一个我喜欢的男孩。因此，我就陪伴着我的父亲，一刻也不离开。

我爸爸是我的法国爷爷菲利普和中国奶奶生下的唯一一个孩子。听说，我奶奶性格泼辣，但难以怀孕，流产过一次，我爸爸是第二个，安全地降生了。我爸爸出生于一九二〇年的北京，生下来之后，他住在医院那孤独的小房间内，由教会的修女照顾，还受到了法国大使馆的监护。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我的中国血统的奶奶，在我爸爸只有几岁的时候去世了。后来，爷爷就把我爸爸送到北京和天津的教会学校去学习。

在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知道自己是一个混血儿，当时，混血儿的处境挺尴尬的。因为混血儿参与了两个社会和两个民族，但面对哪一个社会和民族时，都会感到不自在。不过，我爸爸上教会学校的时候，发现学校里的很多孩子都是混血儿，他们一半是中国人血统，而另一半则是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犹太人、波兰和捷克人的血统。我爸爸就高兴起来了，就不再感到不自在了，还很快熟悉了四种语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北京话。我爸爸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很聪明，很快成了大家都喜欢的人。虽然后来我的奶奶和爷爷先后去世了，但是我爸爸却顽强地长大了。

“那些年月，也是中国最混乱的时期，先是北洋军阀混战，然后，是国民党军北伐成功，逐渐统一了中国。可是突然之间，日本人又打进来了，打算吞并中国，中国人又面临了亡国的危险。日本人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